入學圖說

入學圖說序

洪武庚午秋謫在金馬郡有一二初學輩來讀庸學二書者語之諄復尚不能通曉乃本周子之圖參章句之說作圖以示又取先賢格言以釋其意學者因有所問又隨而答之仍記其問答之言以附其後名之曰入學圖說旁取他經凡可作圖者皆圖之往往各附臆見之

說欲就正於先生長者鄉無先進身拘謫籍姑待後日而已觀者幸恕其甚妄而敎之是所望也是歲良月初吉永嘉後學權近謹題

入學圖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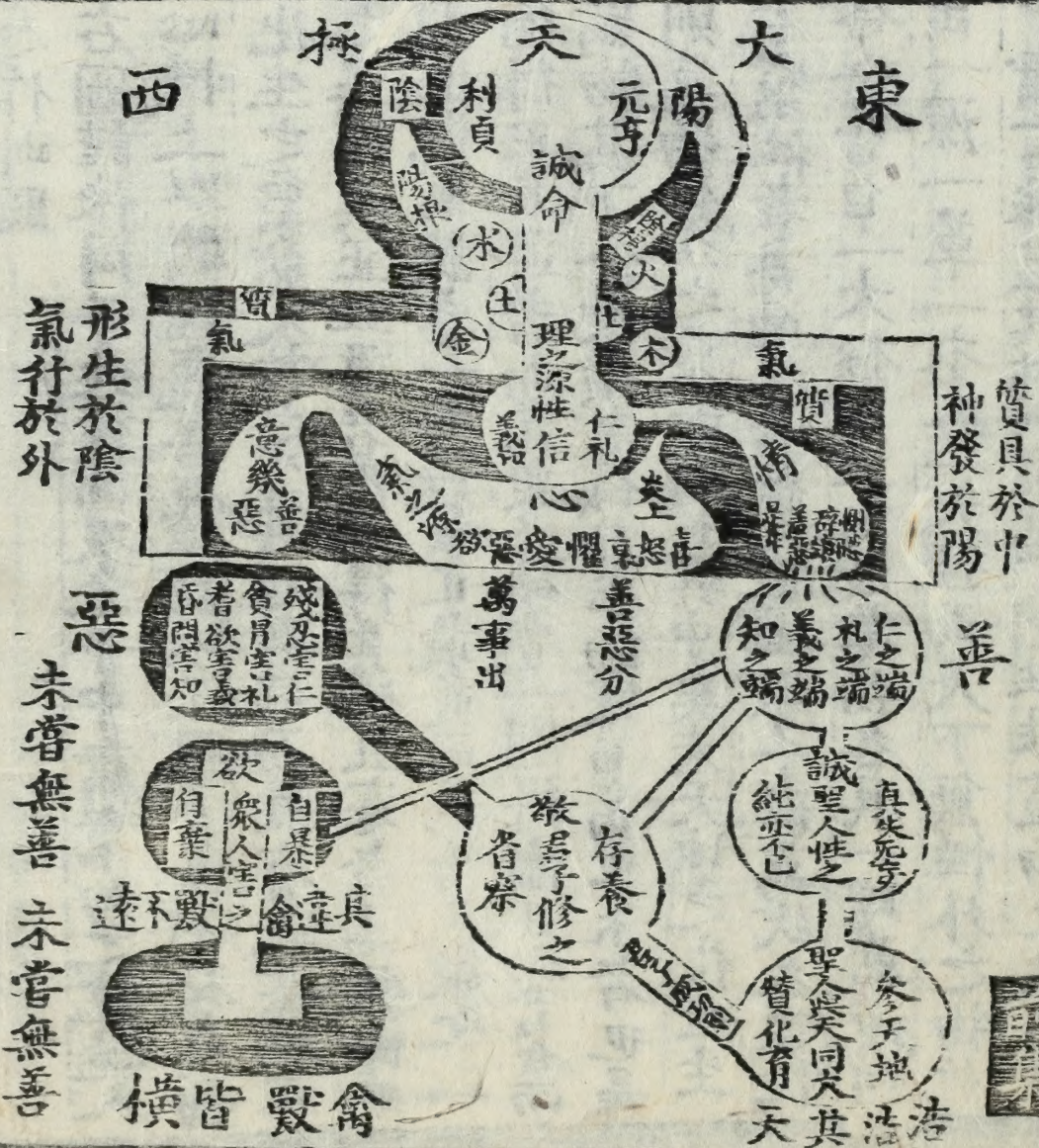
前後集

陽村先生
入學圖說

淸學乙巳夏

曾孫孫敎編梓

天人心性合一之圖

大
天
極
東
西
陽
陰
元亨
利貞
誠命
陽根
陰根
水
火
土
金
木
氣
質
理之源性信
仁礼
義智
心
意幾善惡
氣之源
七情
喜怒哀懼愛惡欲
惻隱羞惡辭讓是非
質具於中
神發於陽
形生於陰
氣行於外
善
惡
善惡分
萬事出
仁之端
礼之端
義之端
知之端
殘忍害仁
貪冒害礼
昏闇害知
者欲害義
誠聖人性之
純亦不已
真實無妄
存養
敬者
省察
修之
自棄
自暴
衆人害之
欲
違禽獸不遠
良
聖人與天同其大
參天地
贊化育
浩浩其天
禽獸皆橫
未嘗無善
未嘗無惡
純善無惡
而未

朱子曰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

今本之作此圖

右圖謹依周子太極圖及朱子中庸章句之說就人心性上以明理氣善惡之殊以示學者故不及萬物化生之象然人物之生其理則同而氣有通塞偏正之異得其正且通者爲人得其偏且塞者爲物即此圖而觀則誠字一圈得最正最通而爲聖人敬字一圈得正且通者而爲衆人欲字一圈得偏且塞者而爲物其下禽獸橫者得其尤偏塞而爲草木者也是則萬物化生之象亦具於其中矣夫天地之化生生不窮往者息而來者繼人獸草木千形萬狀各正性命者皆自一太極中流出故萬物各具一理萬理同出一源一草一木各一太極而天下無性外之物故中庸言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物之性而可

以贊天地之化育嗚呼至矣

天人心性分釋之圖

天爲一大

一者
以理言則無對
以行言則無息

大者
以體言則無外
以化言則無窮

萬化之源

萬殊之本

誠

高高在上日監在玆

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敬

合天人而一之

惡

人

理 善

人者仁也仁則天地所以生物之理而人得以生而爲心者也故人爲萬物之靈仁爲衆善之長合而言之道也聖人至誠道與天同君子能敬以修其道衆人以欲而迷惟惡之從故人者其理一而所禀之質所行之事有善惡之不同故其爲字歧而二之以示戒焉人能體仁以全心德使其生理常存而不失然後可無愧於爲人之名而其效必能得壽不然則生理喪而非人矣故孔子曰仁者壽又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

理之源
氣之源

心

性

心敬

情無有不善

意幾善惡

心者人所得乎天而主乎身理氣妙合虛靈洞徹以爲神明之舍而統性情所謂明德而具衆理應萬事者也氣禀所拘物欲所蔽其用之發有時而昏學者要當敬以直內去其昏而復其明也其字形方者象居中方寸之地也其中一點象性理之源也至圓至

正無所偏倚心之體也其下凹者象其中虛惟虛故具衆理也其首之尖自上而下者象氣之源所以妙合而成心者也其尾之銳自下而上者心於五行屬火象火之炎上也故能光明發動以應萬事也其右一點象性發爲情心之用也其左一點象心發爲意亦心之用也其體則一而用則有二其發原於性命者謂之道心而屬乎情其初無有不善其端微而難見故曰道心惟微必當主敬以擴充之其生於形氣者謂之人心而屬乎意其幾有善有惡其勢危而欲墜故曰人心惟危必當主敬以克治之遏人欲之萌充天理之正常使道心爲主而人心聽命然後危者安微者著動靜云爲自無差謬而聖賢同歸參賛天地亦可以訓致矣不然則人欲日長天理日消此心之用不過情欲利害之事雖有人形其違禽獸不遠矣可不敬哉

性

性者天所命而人所受其生之理具於吾心者也故其爲字從心從生人與萬物其理則同而氣質之禀有不同者焉告子曰生之謂性韓子曰與生俱生釋氏曰作用是性皆以氣言而遺其理者也中庸曰天命之謂性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

右圖爲初學者設故其訓天人心性之意分釋點畫至爲破碎自當得罪於先生長者然初學觀之一見可知其大旨也若其義意皆本程朱格言非愚臆說也至於敬心不言存養者初學之士要令

於動處下工夫也然存養豈在敬之外乎同志君
子詳加繩墨以惠學者幸甚幸甚

學者問曰子爲合一圖自謂謹依周子之圖然周圖有
所謂無極者而此則無之何也曰無極者指言大極居
中之理非大極之上別有所謂無極也則此圖之中天
字一圈是也曰易言乾之四德元亨利貞而已子乃益
之以誠何也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四德流行循環終
始而未嘗有一息之停者以其有此理之實而已故中
庸曰誠者天之道也蓋言四德循環之實亦非四德之
外又有所謂誠也故周子已嘗合而言之以配五常之
信非愚敢以妄意而益之也曰其以命爲理之源而加
於性上何也曰中庸曰天命之謂性朱子釋之以爲天
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猶命令
也則所謂命者人物始生之初天所賦與之理在乎陰

陽之中而不雜乎陰陽以爲性理之源者也成湯所謂
降衷恒性伊尹所謂天之明命劉子所謂天地之中孔子
所謂繼善成性者皆是也中庸之言蓋本於此純粹至
善萬理咸備天未始不爲人人未始不爲天者也曰上
天之載無聲無臭故周圖圓其象而虛其中而又以無
極名之矣今子旣書天字足矣又書四德而益以誠與
命之名焉何其名義之多而不能極其一字之妙乎曰
天之爲天漠然雖無聲臭之可言然其所以爲造化之
樞紐萬物之根柢者豈無所自而然者乎渾然一理流
行不息二氣五行四時百物莫不於是而出焉故元之
理爲春之生物而於人爲仁亨之理爲夏之長物而於
人爲禮利之理爲秋之成物而於人爲義貞之理爲冬
之固物而於人爲智而此四德皆是一元之流行故元
包四德而仁統五常者也語其循環之實者則曰誠而

為人之信語其賦與於物者則曰命而為人之性是其
名義雖多而各有條貫皆自其渾然者而流出亦何害
其一本之妙哉況此圖也但為初學者設者不如此而
直謂之天則或意其冥漠空虛都無主宰而不知其為
萬理之源或拘於蒼蒼遍覆以行氣化而不知其有一
本之妙且又不知吾之所以為性者其源皆出於天其
理皆備於我而或溺於佛氏之空揚氏之混矣曰周圖
陽儀居左陰儀居右陰陽方位各得其正今子此圖陽
居於右陰居於左以右為東以左為西何也曰周圖我
為主而對圖則我在北而圖在南故左為東而陽儀居
之右為西而陰儀居之此則圖為主而我觀之則圖在
北而我在南故東為右而西為左但有賓主待對之異
而已陰陽方位未嘗易也曰周圖以水火金木皆在二
儀之下而土居其中今子此圖水入陰中之陽儀火在

陽中之陰根而又分土爲二爻於四行之間何也曰凡圖雖列五行於二儀之下然其言曰五行一陰陽也則陰陽不在五行之外觀者或不察焉夫水居子位而陽生於子則水者陰之極亦陽已生卽陰中之陽也故入陰中而居陽根火居午位而陰生於午則火者陽之盛而陰已萌卽陽中之陰也故在陽中而居陰根木陽稚而純乎陽故居東金陰稚而純乎陰故居西若夫土則無定位而寄旺於四行故可分而二之以爻於其間也然小其圖不與四行同大者亦以見其居中之體隱然自與四行同大而寄旺於他者其端交見於彼與故不得與之相並也而況天命之理賦於其中者旣主於內則又安得以土而奪之哉故其勢亦不得不分也曰人物之生必得二氣之聚以成其形質今子以氣與質分於左右則是氣質判爲二物若無以見其聚而成形者

何也曰物之成形良由二氣之聚固不可以分也然稟
厥初元則形生於陰神發於陽亦不容無辨矣今分左
右固非以是判為二物也要使學者分陰分陽曉然知
其所由來爾故氣雖居右而質具於中質雖居左而氣
行於內則亦未嘗不合而為一也且其既分而復合之
後又皆以氣為外者亦以見其氣寓於質而發於外
也曰心之虛靈具衆理而應萬事其以為理與氣合者
何也曰理本無為其所以能盡而用之者氣也舜之命
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則固以理氣而分言之矣夫
心之發其幾有善惡之殊若純乎理而不雜乎氣則其
發安有不善哉又為五臟之一而屬火則其亦稟氣而
成形者可知矣曰心體本虛而其為知覺者一而已矣
故其未發也至靜而虛無有名狀之可言及其既發則
於事物之理隨所感觸一以貫之而無所不通今也既

以性心情意分其點畫又以五常四端七情二幾分屬其下則名義繁多知覺不一紛擾雜錯而靜虛之體有所不立偏屬固滯而貫通之用有所不周者何也曰心之虛靈知覺則一而已矣然語其虛靈之所以爲體則不過五常之性而萬事萬物之理無不統語其知覺之所以爲用則不過四端七情之感而萬事萬物之變無不管徒知其爲靜虛而不知五常之性爲之體則其爲心也漠然無物淪於老氏之虛無佛氏之空寂而大本有所不立矣徒知其有知覺而不知四端七情之發其幾有善惡之殊而致察焉則心爲物役欲動情勝而達道有所不行矣故必使學者知有是體而存之於至靜之中以守其本然之正知有是用而察之於應物之際以遏其將然之欲然後體用兼全內外交養而學之爲道得矣曰古之言性者必曰仁義禮智今則以爲仁義

禮智者何也曰古之言者以待對之位而且舉之猶曰
東西南北也今以健順之屬而分言之猶曰春夏秋冬
也曰昔唐韓子原性而本於禮書以喜怒哀樂愛惡欲
七者爲性發之情程子亦取而言之今子以四端屬乎
性發而七情列于心下者何也曰七者之用在人本有
當然之則如其發而中節則中庸所謂達道之和豈非
性之發者哉然其所發或有不中節者不可直謂之性
發而得與四端并列於情中也故列于心下以見其發
之有中節不中節者使學者致察焉又況程子之言以
爲外物觸而動於中其中動而七情出情既熾而其性
鑿矣則其不以爲性發也審矣曰惻隱辭遜羞惡是非
即仁義禮智之端非有二也今子既以四者列於情下
又書其端於外別作一圈何也曰四者之性渾然在中
而其用之行隨感而動以爲惻隱辭遜羞惡是非之心

則是心卽爲四者之端誠非二也然發於中者謂之心
見於外者謂之端故孟子於此凡兩言之或言端或不
言端而朱子於言端以爲猶物在中其端緖見於外則
其義愈明而不容無辨矣曰人之有身氣以成形者不
以聖愚賢否而有異故朱子曰人莫不有是形故雖上
智不能無人心今子乃於誠字一圈專以理而不及字
氣則是聖人無有形氣而本無人心者歟曰不然也人
物之生同得是氣以成形亦同得是理以爲性故於大
極之下旣以氣質而成形於外又以理氣而爲心於內
者是聖愚賢否之所同也若其誠敬欲之三圈者但以
其生於心作於事者其善惡高下有此三等非以聖人
之身無有形氣亦無有人心也又其所謂人心者亦未
便是不好人心之得其正卽道心之流行也故聖人之
心純乎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也曰五經語孟諸

書其讚聖人之德多矣子於誠字圖內言聖人之德他無所取但書眞實無妄何也曰聖人之德廣大如天無所不備故稱美之辞各極其盛然要其所以如天之實則至誠無息而已故特誠字大書以表之其下若取他說則雖極稱美之辞或有所未備學者又以爲不可幾及而趨向之心怠矣故但用眞實無妄以釋誠字言雖至近而廣大如天之德無所不在其中且使學者觀之亦不以爲甚高難行而思誠之學希聖之功庶可以自勉矣

曰周子圖書云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今子本之旣於敬字言君子修之矣其於欲字不曰小人而曰衆人何也曰人雖不肖皆自以爲賢智而不自知其所行之爲小人若曰小人則觀者以自暴自棄爲他人之事而不自省矣故直書曰衆人然後人人觀者各自省勵而

有所感發矣曰子爲此圖敢欲竊比於濂溪周子歟曰
惡是何言也濂溪之圖精深廣大備極無餘初學之士
所不及知朱子中庸章句之說明白簡切學者又不能
察此乃義理之根本於此有所不知則所學皆尚而其
失甚遠矣故本之以濂溪之圖參之以朱子之說作爲
此圖以示學者使其入學知所向方而已何敢望於先
哲哉曰其訓天人心性之意分破點畫若是其穿鑿者
何所據乎曰是其破碎穿鑿之罪自知其無所逃避但
使初學樂觀而易知其意爾然古人製字亦有會意者
如所謂一大爲天土也爲地之類是也有象形者如山
如門之類是也訓意有分字者如所謂中心爲忠如心
爲恕之類是也苟於大義無甚悖謬則取其大而恕其
不可也

大學指掌之圖

大學之圖

外極規模之大 三綱 內盡節目之詳 八條

明明德

格物 致知 誠意 正心 修身

求知至善之所在

明明德求得止至善之事

新民

齊家 治國 平天下

新民求得止至善之事

日新新民

止於至善

體用之標的

知止

物格知至之效

定 靜 安 慮

四者自知止至能得之脈絡皆以效言

能得

明明德新民皆得止於至善

物格 知至

已知至善之所在

意誠 心正 身修

明明德得止至善之序

家齊 國治 天下平

新民得止至善之序

愚按大學一書綱領備而節目詳文簡而易知理切而易明爲學之序用力之方至爲精密在初學者尤爲當務之急然初學之士其於體用本末知行功效多不能察語之雖勤識之不易今爲此圖使之先觀一經全體瞭然在目然後即是書而讀之則不煩指誨而自知其節次矣苟能常目在之潛心熟玩則一部大學在胷中矣

學者問曰先賢董公嘗以大學經中自知止而後有定至則近道矣兩節爲格物致知之傳黃氏亦取之矣是果能得朱子之所未得者歟曰愚嘗觀此服其用意之深而所見之卓服膺不怠盖亦有年以今考之有未安者矣所謂知止者物格知至以後之效而格物致知者大學最初用力之地也諸傳自誠意章而下皆以工夫而言不應於此遽先以效言之也所謂能得者明明德

新民皆得所止之事不應遽及於致知之傳也且以此
節為致知之傳則聽訟章又無所着落矣朱子於此豈
不慮之審哉但所謂格物為窮理之事而非扞格外物
者則不必證以他書而於此節文勢可尋而知之矣既
曰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又曰致知
在格物則物非外物格非扞格而與致知非為兩事者
意甚明白其傳雖闕而於經文自有上文語緒之可尋
者矣曰子以知止為物格知至以後之效不應先言於
用力之初者似矣然以傳之結語考之則曰此謂知之
至也則其上闕文必以知至之效言者也此節於經亦
在八目工夫之前其序不亦舛乎曰傳之結語以效而
言則其上闕文必是知至之效然必先言其功而後及
其效有如補傳之意矣不應不言其功而遽及其效故
雖將此節為傳知止之上又當別有闕文也此節於經

雖在八目之前是乃序章首綱領之工夫而言知止之效以言明明德新民得止於至善也故經一章以工夫功效相間言之三綱領以功言而此節以效言物有本末一節兼功效而結之八目前一節以功言而後一節以效言自天子一節以功結之而本亂一節以效而反結之以是而觀則知止一節雖在八目工夫之前其立言自有序矣且三綱領明德雖重而止至善亦其體要也八目釋明德新民而無此一節則至善雖無二者無所不在亦不容無一言以釋之也若循綱領三言之序置釋至善之語於八目之後則是止至善若在平天下之後而別為一事也故宜繼綱領而言之於八目之前夫言其功則先分本末而後及其體要言其效則專擧體要而無統其本末其立言亦可謂有法矣

大學立傳變文以分知行本末厚薄三節辨議

誠意章獨作一傳

上不連致知者所以分知行下不接正心者以其自修之首其功不止於正心先賢已有明辨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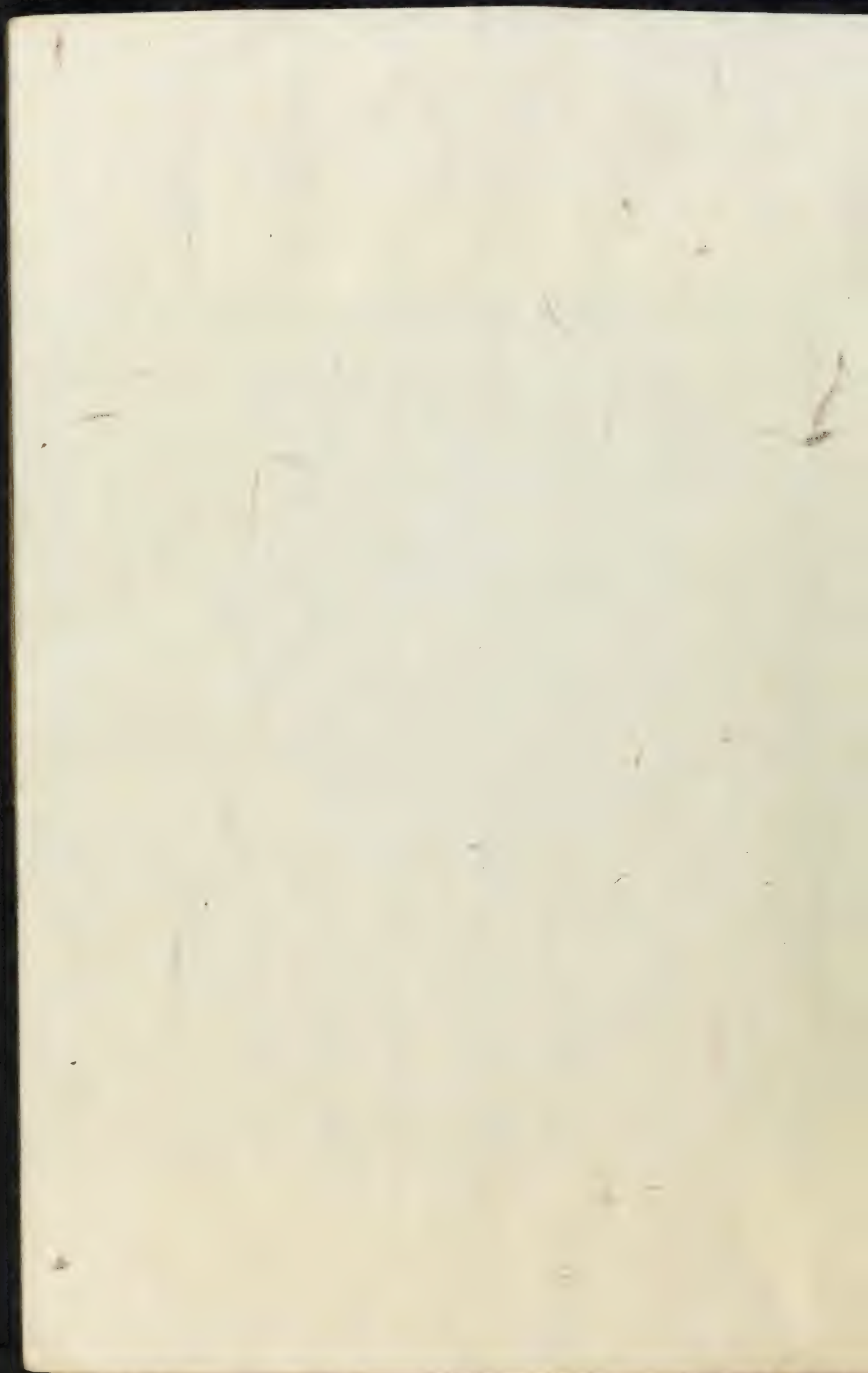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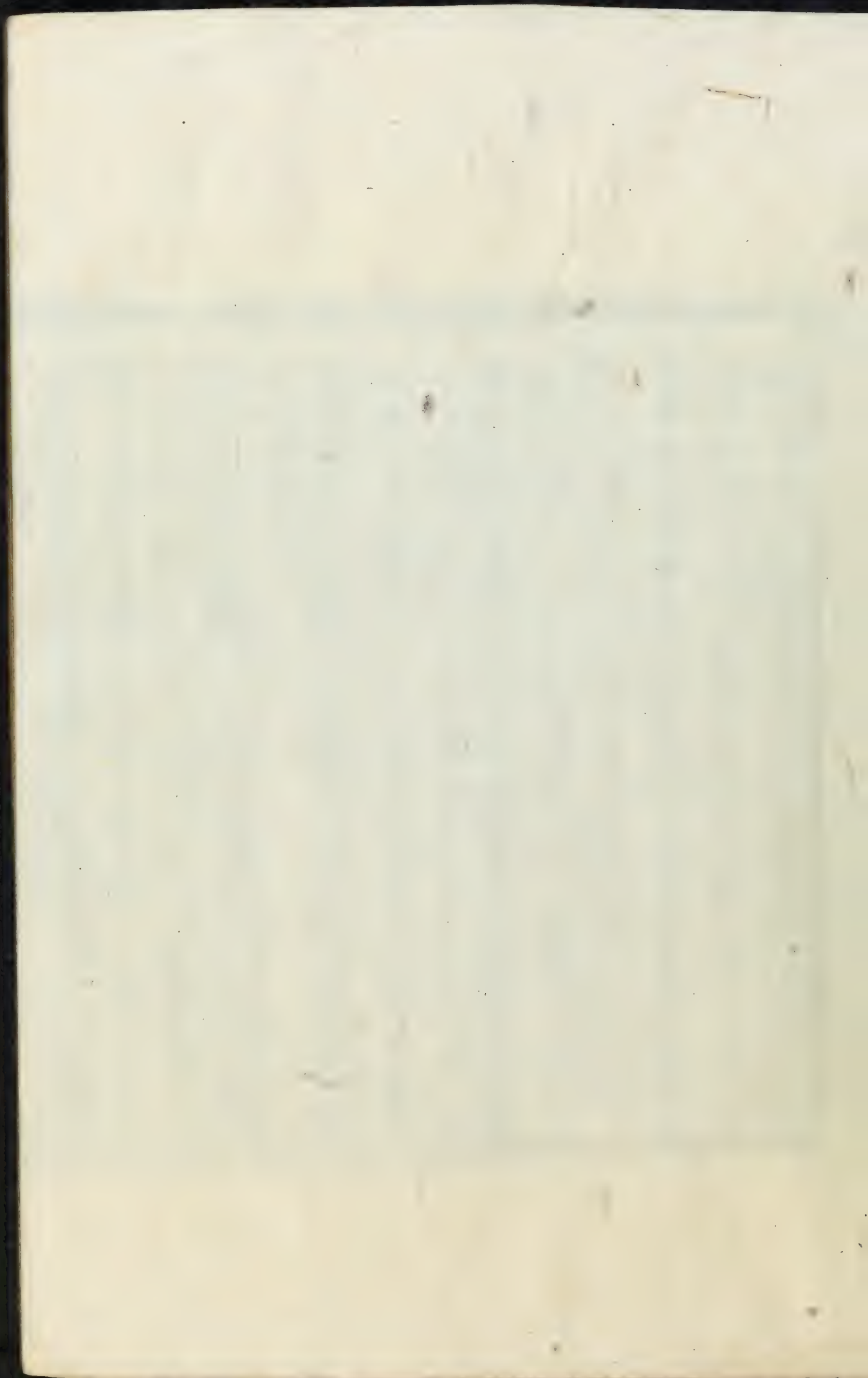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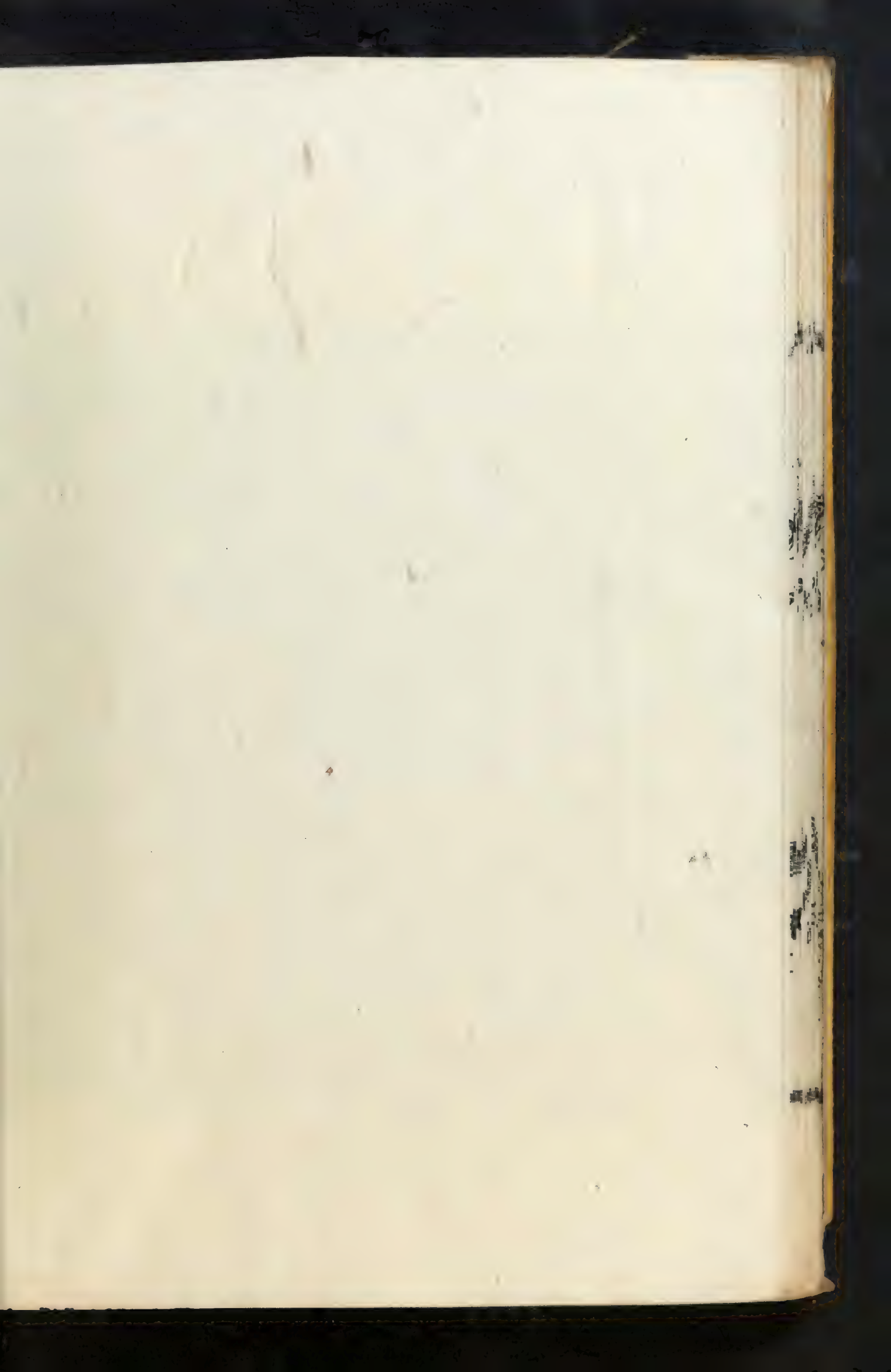
修身齊家章之結語不曰齊其家在修其身而變文曰身不修不可以齊其家

愚按此承經文結語而分本末也經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故傳承之曰此謂身不修不可以齊其家

齊家治國章之發端不曰治國在齊其家而變文曰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

愚按此亦承經文結語而分厚薄也經曰其所厚者薄而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故傳承之曰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此兩節必承經文結語而觀之則傳者立文之意可見矣

學者問曰誠意章自作一傳以分知行其於本末厚薄不別爲傳而變文見意何也曰知行二者如車兩輪學者所當交致其力而並進者也分明是兩件工夫也若夫本末雖有體用之殊而舉而措之實一物也厚薄雖有親疎之別而推以及之實一事也曰齊家治國章言孝弟慈而其下引康誥之文但以慈幼而結之何也曰此以最切而要者言之也以家言之則孝弟或有不謹而慈幼之心無不切先賢已嘗言之矣以國言之則事君事長皆知所謹而使衆之道多所忽苟能以慈幼之心而觸孝弟則孝弟無不至矣以慈幼之心而推使衆則使衆知所謹矣

曰子引經文以證傳八九章變文之意以爲分本末厚薄者似矣然卽本傳觀之則八章上文旣言親愛等之僻又引諺莫知子惡之言故其結語曰此謂身不修不

愚按中庸傳道之書教者之事而學在其中道者[illegible]
而備於我之所受教修乎道而因其我之所有故章首
備擧命性道教而歷言之然後單提道字以明道體無
所不在雖不睹不聞暫時之頃幽隱細微獨知之地皆
此道之所存而不可忽之意而言君子存養省察之學
所以教學者戒懼而存天理以發其中謹獨而遏人欲
以致其和不使須臾之或離也故此章大旨道無不包
而教行乎其間教之所行即學之所在也學者苟能因
是教而致其爲學之方則教將由我而位育之極效庶
可以馴致矣
學者問曰朱子章句於戒懼慎獨兩節但言君子敬謹
之心而不以發言今子之圖無以發言者得無贅乎曰
章句直釋本文其言簡切雖不及言乃於或問中言之
曰以明由教而入者其始當如此學者或不之察故思

致揭而示之也此書傳道之書首以教言故凡言學者之事無非所以教也且愼獨大學亦言之學者事也故特加必字於上以戒之也中庸直言君子之事以敎之故不言必立言下字其不苟也如此哉

曰章句以中和爲性情之德今子以和爲道而不言情又以爲心之用氣之所行何也曰中和固性情之德也今以和爲道者本其所謂達道而言以明章首性道敎之所包也其又以爲心之用氣之行者所以分心之體用而明章句心正氣順體立用行之意也名雖異而實非有二也

中庸分節辨議

李子分爲四大節

自首章至索隱章爲第一節

已上皆論中庸以釋首章之義
自費隱章至哀公問政章爲第二節
已上皆言費隱小大
自誠明章至三十二章爲第三節
已上皆言天道人道
卒章自爲第四節
復自下學立心之初推之以至於極
饒氏分爲六節
首章自爲第一節
自第二章至十一章爲第二節
自費隱章至十九章爲第三節
言費隱小大至此章武王周公而住
自哀公問政章至至誠無息章爲第四節
言天道人道自哀公章而始至此至誠無息章而住

自大哉聖人之道章至三十二章爲第五節

自大哉聖人章分言大德小德至三十二章而住番陽

李氏以爲自大哉聖人章至三十二章以至德至道分

言之

卒章爲第六節

愚則妄謂總論大旨爲三節細分爲五節

首章言命性道教其下十章皆言中庸以智仁勇爲學之

事推之極於遯世不悔之聖以孔子之事終之爲第一節

費隱章承上章君子依乎中庸以言君子之道

其下由庸言庸行推之自身而家而國而天下至於九

經之目以孔子之政終之爲第二節

右二節由命性道教而推之以道言學者之所爲多焉

然首章言中和由體而達用十二章言費隱由用而明

體前節則主言學子擇守之學後節則主言君子施措

之事兩節之首皆提起君子言之是二節皆言君子之
道故其大旨一也
二十一章言誠明性教而其下分言天道人道
至二十六章而極於純亦不已之天
二十七章承上章文王之德而言大哉聖人之道
至三十二章而極於浩浩其天之德
右二節由誠明性教而推之以德言聖人之事為多焉
然自二十二章至二十六章言天道章必言至誠言人
道章必言誠字故饒氏李氏皆以為言天道人道至二
十六章而住自大哉聖人之道章以下饒氏以為言小
德大德李氏以為大德小德始現於仲尼章不應先言
於此當以此章至德至道分言之愚則妄謂十二章言
費隱兼小大其下三章言費之小鬼神章兼費隱包小
大又其下三章言費之大以此例之則大哉聖人之道

章言至德至道而包大小於其前故思好自用章及三
重章言道之小而德在其中仲尼章兼包道德大小而
言其下至聖至誠二章言德之大而包道在其中也又
此兩節皆言聖人之德故前節之首言誠後節之首言
聖人其大旨一也
卒章自爲第五節
學者問曰中庸一書朱子又分爲四節饒氏分爲六節今
子以爲總論大旨則爲三節而細分爲五其詳可得聞
歟曰愚非敢僭爲他說以求異於先哲也但合二說從
其允長者尔故自首章至十一章爲第一節自費隱章
至哀公問政章爲第二節而誠明章爲第三節之首者
當從朱子其論天道人道至二十六章而往大哉聖人
之道章則爲一節之首者當從饒氏旣已僭著其說於
前矣然竊意愚前二節以道言而皆極於孔子之聖君子之

實學也故皆以其踐履而推行者言之故學者之功爲多焉後二節以德言而必極於聖人之天盛德之極致也故皆以其充積而著現者言之聖人之事爲多焉言道則必極於聖言德則必極於天故第一節言中庸而以智仁勇推之極於遯世不悔之聖孔子之事也第二節言費隱而以庸言庸行推之至於九經之目孔子之政也言道而至於孔子則君子之學無以復加矣第三節言誠明而以天道人道推之極於純亦不已之天聖人與天同德也第四節言至德至道而以小大推之極於浩浩其天之德聖人與天無間也言德而至於天聖人之德無以復加矣由是而觀則自首章至三十二章總論大旨則不過言道言德而細論立言之序則當分爲四節者甚曉然矣饒氏以爲言誠而分天道人道自哀公問政章始自當爲論誠諸章之首似亦得矣然章

句所謂引孔子之言以繼大舜文武周公之緒明其所傳之一致者誠爲確論中庸以天與孔子作模範於終始言天亦終始言仲尼 今言舜文武周公而不以孔子繼之則非子思子終始標仲尼之意矣以此書後章祖述憲章之言及語孟之終歷叙堯舜禹湯文武而必繼以孔子者觀之可見矣況此書每節更端之言皆是子思子之自言其下乃引孔子之言不應中間一節獨用孔子之語以更端也饒氏以爲語意更端者何哉且言誠而分天道人道雖自此章而始然誠明章乃承此章孔子之意而立言以更端故又兼以天道人道而言其下諸章始分而言之若以哀公問政爲更端之首則次章當言天道又其次章當言人道不必再兼擧而疊言之然後分而言之也大抵此書每節雖是更端假[illegible]必承前章而立言故第一節終以君子而第二節承之

首言君子之道第三節終以文王而第四節承之首言
聖人之道則第二節之終言誠而分天道人道第一節
承之首言誠明而兼天道人道者又何疑哉必若區分
不相交涉則言誠始見於鬼神章知仁勇始見於第一
節而詳於哀公問政又將何以分屬歟但謂言天道人
道至二十六章而住自大哉聖人之道章別為一節誠
為朱子忠臣矣至以大德小德分言者李氏非之而以
全德至道言之然饒氏以小大言者得之而以為小德
大德則未安李氏以至德至道言者得之而遺其小大
則未備故又必合二說而言之然後其意始備矣後生
末學妄議先賢狂僭之罪無所逃避然饒氏嘗為朱子
忠臣故愚亦願為饒氏之忠臣幸諸同志恕其罪而教
其不逮可也曰子以首章命性道教為前二節之首二
十一章誠明性教為後二節之首所言比類可謂似矣

然首章一篇之體要其意當不止於第一節而已也故
饒氏別爲第一大節以現其無所不包之意今子不之
從而但爲第一節之首者何也曰首章之意雖無所不
包然其下十二章皆論中庸以釋首章之意至費隱章又
別更端則不得不以首章冠於其下十章也若分首章
以爲一節以第二章又爲一節之首則非每節子思子
一言更端之例也又不可以釋首章之意者自別爲首
章也自費隱雖爲此節之首其意亦無所不包猶大學明
德雖並列三綱而無所不統也曰第一節言中庸以
德行言第二節以庸德推之則前二節似以德言第三
節言至誠之道第四節言大哉聖人之道則後二節似
以道言且以苟不至德至道不凝之言觀之則修德而
凝道也今子乃謂前二節言道後二節言德何也曰
首章言得於本然之體而道則當行之用德者得於踐履

之實而道則所獲之事也前二節言道而必以德先之者所以明由其有是德而後有是道也後二節言德而必以道言之者明由其有是道而知有是德也若以學者言之則入道而後積德造道而後成德也以成德言則有是至德故能凝是至道也前二節多主學者言故以道言後二節多主聖人言故以德言此書大旨始由體而達用終由用而歸體故前則言德而明其道後則言道而明其德卒章又總一篇大旨而歷言之故始言入德中言為學之道終之以不顯之德其立言之序亦可見矣然章句以為至誠之道非至聖不能知至聖之德非至誠不能為實非有二物也可謂盡矣

諸侯昭穆五廟都宮之圖

北

太祖之廟

百世不遷

太祖

高祖

曾祖

亦曰顯考

亦曰皇考

祖

禰

亦曰王考

亦曰考

此六世之君南主祭之廟

北

二世祧

太祖

高祖

曾祖

祖

禰

門

此七世之君主祭之南廟餘皆以此遞遷

時祫之圖

西

太祖

東向
自如

東

此六世之君主祭之祫

西

太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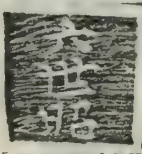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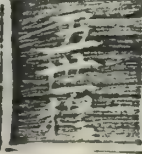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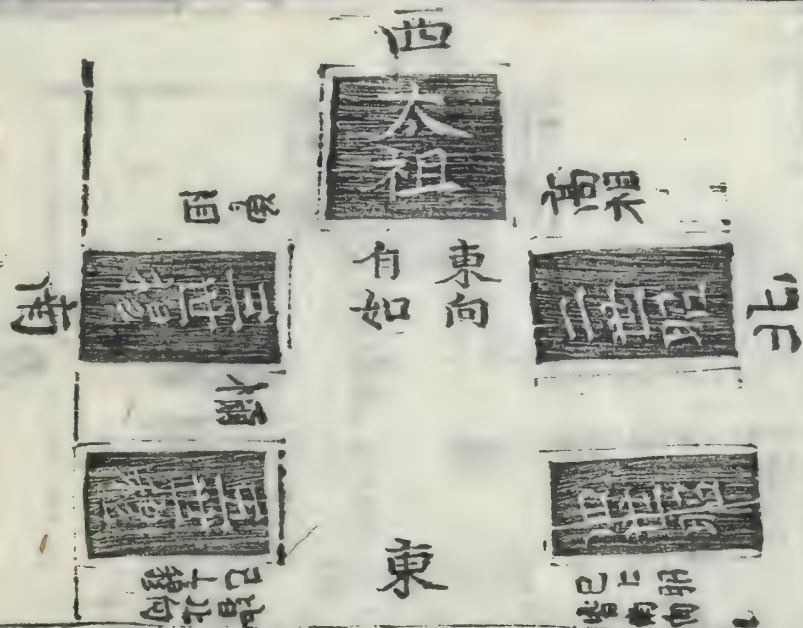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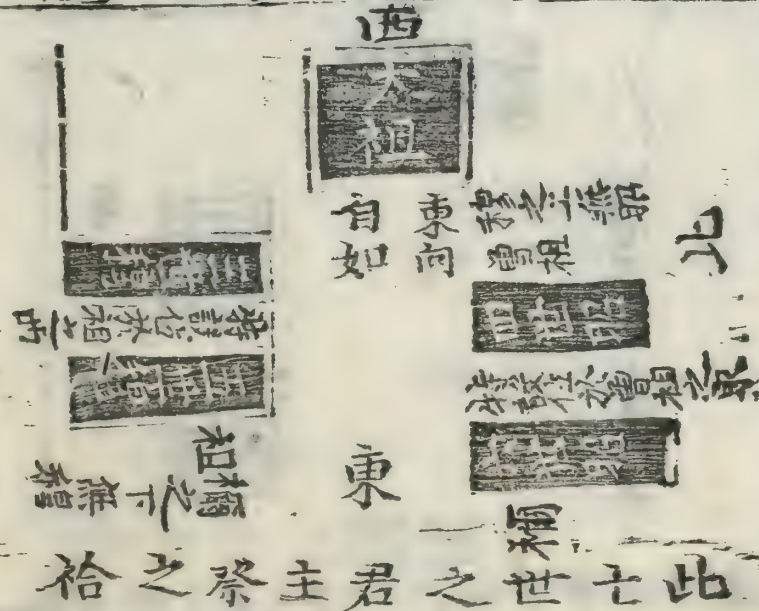
東向
自如

東

此七世之君主祭之祫

一室之圖

北

西 奧 東

神 戶

南

廟皆南向而主必東向者主居於奧故也

愚按昭穆之說朱子於或問論之詳矣學者猶不能察故爲此圖以示大略若夫廟皆南向而主皆東向者學者又不能知其義故今借爲一室圖以附焉

二世之祧疑當藏於東夾室而或問以爲藏於西夾室蓋東尊而在太祖之前故避而藏於太祖之後歟雖在西夾亦當以昭穆陳之

學者問曰自古聖人制爲宗廟祭祀之禮以序昭穆非無饗之者而苟爲是禮也此書言大舜武王之孝皆曰宗廟饗之亦非無饗之者而苟爲是言也朱子於十六十七二章或問深非不言者存之語以爲非吾儒之所宜言是則既死之後陰陽氣散精神魂魄無有存者然則所謂祭而饗之者何物也曰難言也人物之生其始也氣聚而成形其終也氣散而形潰人與禽獸草木皆一也天地之化往者息來者繼非將既返之氣復爲方

扐數爲四者二爲八者一亦爲四者四於老陽一扐
十二而又進一四合得十六即所謂四其四一十二
而進一四也
過揲三十二即所謂八其四三其十二而損一四者
也

少陽（初變得五去二二變三變皆得八爲一奇二偶爲少陽 / 初變得九去二二變得八三變得四爲二偶一奇爲少陽 / 初變得九去二二變得四三變得八爲二偶一奇爲少陽）扐二十 揲二十八

扐數爲四者一爲八者二亦爲四者五於老陰兩其
十二而去一四合得二十即所謂五其四兩其十二
而去一四也
過揲二十八即所謂七其四兩其十二而去一四也

老陰 初變得九去一二變三變皆得八爲三偶爲老
陰 扐二十四 揲二十四
扐數爲八者三爲四者六合得二十四

過揲亦同即所謂六其四兩其十二者也

右老陽過揲九其四故其數爲九

少陰過揲八其四故其數爲八

少陽過揲七其四故其數爲七

老陰過揲六其四故其數爲六

四象之數去扐取揲故卽乎以爲去三四五六以成六七八九也

扐數老陽三其四少陰四其四少陽五其四老陰六其四是所去者也

蔡氏所謂老陽老陰之數本皆八合之得十六少陽少陰之數本皆二十四合之得四十八 此以體數常均者言

以四歸于老陽故老陽之數十二卽老陽扐數爲四者三也餘四爲老陰數

五經各分體用之圖

易

全体：理 — 在天地者

大用：道 — 在聖人者

書

全体：欽 — 聖人敬天之心

大用：中 — 聖人經世之法

詩

全体：思無邪

大用：[illegible]

禮

全体：毋不敬

大用：賢者不敢過 不肖者企而及

春秋

全体：道 — 本乎天地之理

大用：權 — 行於聖人之心

春王正月橫看分釋之圖

上叙天時

天時

春 建寅

夏

秋

冬

下書王月

王月

正月 庚子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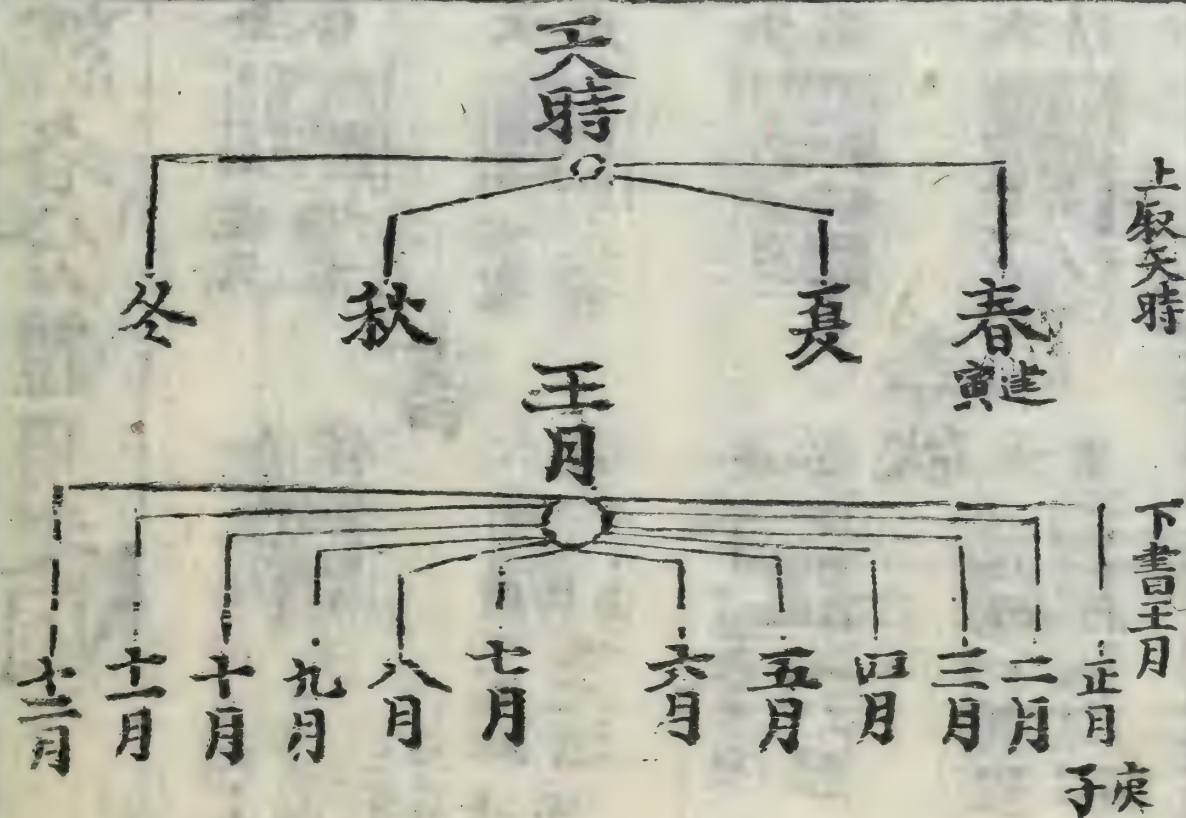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愚按聖人作春秋上叙天時下書王月其立文連書曰春王正月傳者以爲以夏時冠周月學者不察或疑以冬爲春或疑改易正朔論說紛紜莫之能定是盖竪看合春與王正而言之故也横看則上叙天時者所以行夏之時垂後法也下書王月者所以紀周之正尊時王也天時非王之所能先故可叙於其上也王月非已之所能改故必書於其下也一以天時而定王制以立萬世之法一以王月而正人倫以示一統之大二義並行而不相悖者也若夫書王月而易數者豳風之詩已有一之日二之日之說亦非夫子始易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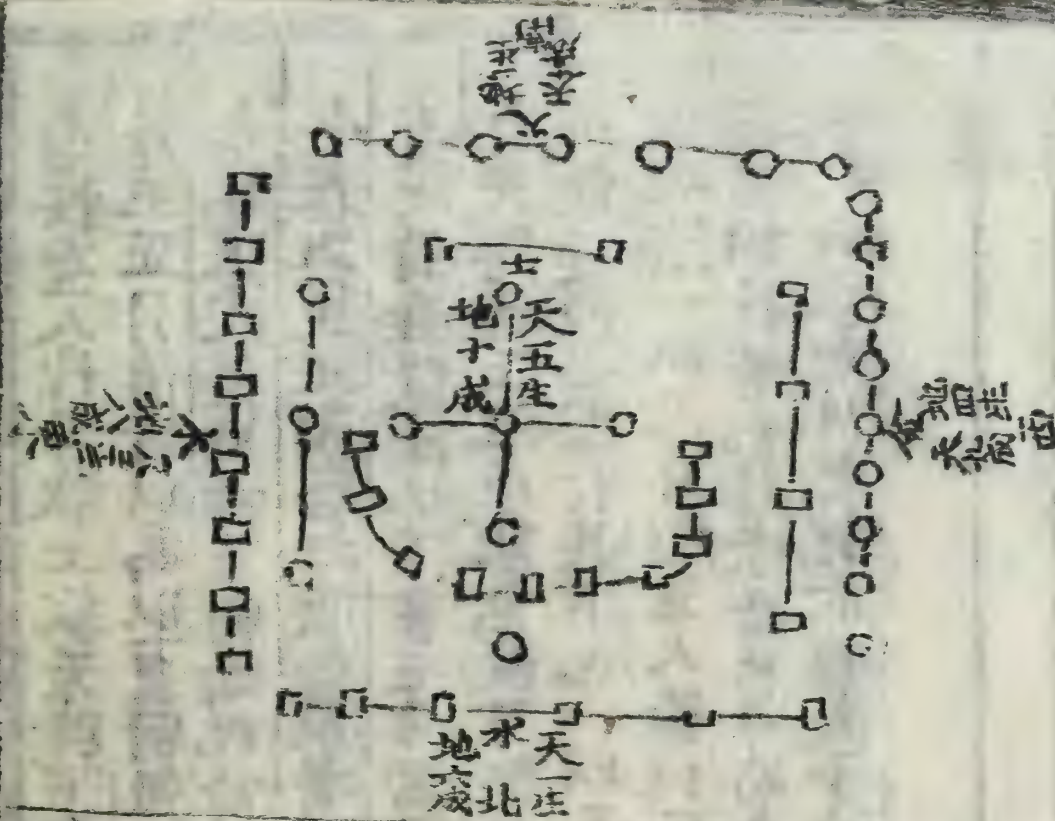
河圖五行相生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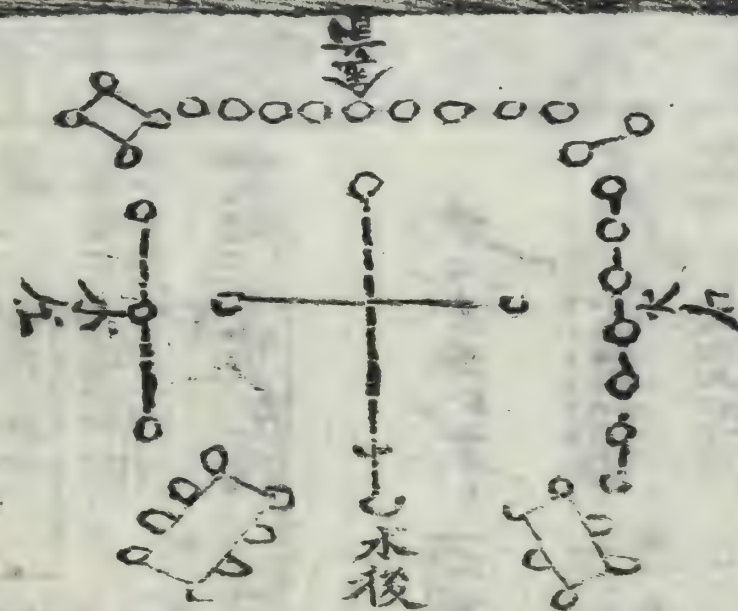
地二生
天七成
火南

天三生
地八成
木東

天五生
地十成
土

地四生
天九成
金西

天一生
地六成
水北

右河圖之數五行生
數統其成數而各居
其方左旋相生故水
居北而生木木居東
而生火火居南而生
土土居中而生金金
居西而生水水又生木
循環無窮而造化行矣

洛書五行相克之圖

右洛書之數陽居其正陰居其偏故一居正北而統西北之六者水也三居正東而統東北之八者木也二居西南而連正西之七者火也四居東南而連正南之九者金也水木陽故不變火金陰故變若夫土居中而無[illegible]著縱橫十數交以成之也是其方位右旋相克故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水又克火

太極生兩儀四象八卦之圖

乾一☰ 老陽上加一陽

兌二☱ 老陽上加一陰

離三☲ 少陰上加一陽

震四☳ 少陰上加一陰

陽儀上加一陽 老陽

陽上加一陰 少陰

陽儀

四象生八卦 兩儀生四象 太極生兩儀

巽五☴ 少陽上加一陽

坎六☵ 少陽上加一陰

艮七☶ 老陰上加一陽

坤八☷ 老陰上加一陰

陰儀上加一陽 少陽

陰上加一陰 老陰

陰儀

自下而上

右於八卦之上各加一陽一陰而生四畫者凡十六十六之上各加一陽一陰而生六畫者凡三十二三十二之上各加一陽一陰而生五畫者凡六十四而成外卦也故八卦之上各加八卦乾之上加乾兌離震巽坎艮坤而成乾夬大有大壯小畜需大畜泰等卦自兌以下皆倣此無非以一陽一陰而交錯也

先天方位圓圖

圓者動而爲天流行之象也

先天方位圖

乾兌離震　巽坎艮坤

乾兌離震　坤　巽坎艮坤

乾兌離震　艮　巽坎艮坤

乾兌離震　坎　巽坎艮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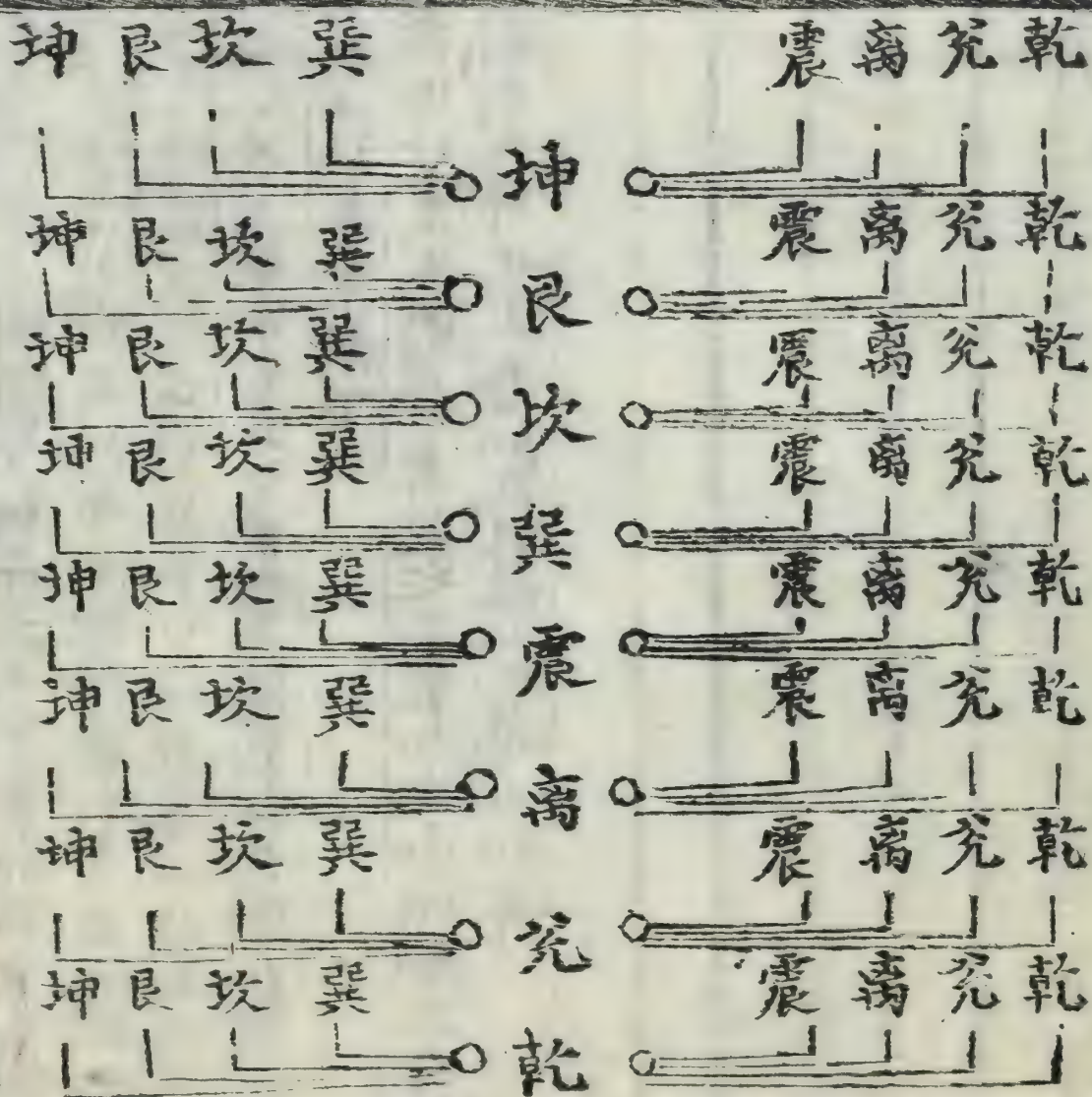
乾兌離震　巽　巽坎艮坤

乾兌離震　震　巽坎艮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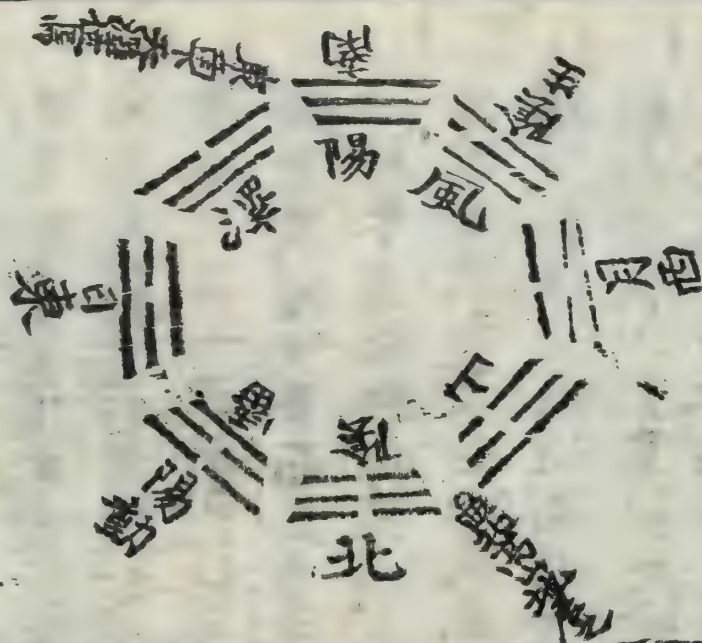
乾兌離震　離　巽坎艮坤

乾兌離震　兌　巽坎艮坤

乾兌離震　乾　巽坎艮坤

方者靜而為地對待之象也

右先天圓方二圖圓者動而天也方者靜而地也圓者
陽生於子半之後而極于午之乾陰萌於午半之姤而盡
於子之坤當盡卯中坎盡酉中陽在東南陰在西北方
者乾始於西北坤盡於東南其陽在西北其陰在東南地
之勢西北高東南下也
右圖以卦畫為圖學者見之不能知也今以卦名書而
為圖則八卦之上各加八卦者一見可知矣

伏羲先天八卦

天地之定位

文王後天方位

造化之流行

先天天理未露聖人開之後天天理已露聖人用之故後天方位入用之數也

先天方位乾南坤北离東坎西則天南地北日東月西也兌居東南澤也震居東北雷也巽居西南爲風艮居西北爲山數往者順知來者逆自震歷离兌而至乾其數四三二一是數已往者也如人已往從後追之故爲順自巽歷坎艮而至坤其數五六七八是知將來者也如人來至而迎之故爲逆易之生卦乾一兌二离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爲次故易皆逆數也

後天方位坎居北爲水震居東爲木离居南爲火兌居西爲金艮土夾東北之水木坤土夾西南之火金而寄旺焉乾居西北而統終始終而復始乾行也巽居東南而鼓動焉所以長之也故先天天地之定位後天造化之流行也然先天陽動東北而盛於南陰生西南而盡於北亦流行之象也後天水北火南木東金西亦待對之位也或曰說卦以爲成言乎艮者萬物所成終而成

始也今子以為乾統終始無乃戾於聖言歟曰說卦之
言主生物之方位而言也故今以艮為陽中之土而主
生物皆此也若夫乾天也圓無所不統而五行生序木
居其先而後生木生火生土生金而終焉乾居西北
者所以終金而復生水也天不生水造化息矣區區妄
意如此其餘亦多附會觀者幸恕之

陰陽六九為老之圖

天圓 天圓分三陽奇故各一奇而用全

地方 地方分二陰偶故合二爲一則爲一偶而用半

經

經

爲陽

爲陰

一說卦傳曰參天兩地而倚數言天圓而地方圓者徑一而圍三三各一奇故三用其全參其天而爲三三三爲九老陽數也方者徑一而圍四四合爲一偶故四用其半兩其地而爲二三二爲六老陰數也數皆倚此而起故揲蓍之策三變之末餘三奇則三三而九爲老陽餘三偶則三二而六爲老陰兩二一三則七而爲小陽兩三一二則八而爲小陰

天地生成之數

陽左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陰右

五生數 二四陽 中之陰

五成數 七九陰 中之陽

積生數之陽一三五為九老陽

積生數之陰二四為六老陰

積一三四為八陽多陰少為少陰

積一二四為七陰多陽少為少陽

陽居左而兼陰故自一至七為少陽至九為老陽陽饒故自左進而極於九

陰居右而不得兼陽故自十至八為少陰至六為老陰陰乏故自右退而窮於六

陽自左而右陰自右而左者觀朝夕之影亦可見矣

河圖中宮之數

以五與十分為陰陽

得九為老陽
餘六為老陰

得七為少陽
餘八為少陰

愚按陰陽之數六九為老者參天兩地而倚數故揲蓍之數三變之後餘三奇則三三而九餘三偶則三二而六者此其本也其數之變無所往而不合故先儒之說有以生成之數言者則積一三五為九積二四為六也有以河圖中宮之數言則得九為老陽而餘六為老陰也其變雖多而其為數則一故無所往而不合是其造化之妙也今亦妄謂三其天而得三兩其地而得二者倚數之本也然必疊三者備三才之道故三三而九三二而六也又陽得以兼陰故陽全用三而二三為六三三為九陰不得兼

五事得而皇極立則五行順而雨暘燠寒風之休徵應
五事失而皇極不立則五行汨而雨暘燠寒風之咎徵
應焉是其天人相為流通感應之道可謂明矣至於八
政五紀三德稽疑福極之用亦皆在乎極之立不立亦
然則修五事而立皇極者其道何由在乎敬之一字而
已欽疇聖人以敬加於五事之上所以示萬世人主之
心法也為人主者可不念哉

無逸一書所以戒人主逸怠也自古有天下國家者莫不由祖宗勤儉以興盛由子孫逸怠以覆亡故周之成王幼冲即位周公恐其逸怠而作是書以戒之首以先知稼穡之艱難為言者周自后稷以農事開國歷世相傳千有餘年至文王之卽田功皆以[illegible]儉不怠為家法故能興盛及武王而有天下是卽成王之所當先知者也又況稼穡人食之本小民勤苦畎畝終歲勞苦以奉君上而人君生長深宮不知其艱不恤其民驕侈淫逸傲然自肆小則損壽以喪身大則亡國而絕祀者世世公患是則萬世人主之所當先知者也故周公首言稼穡之艱難然後舉殷三宗畏天保民而享國之久者所以勸而慕之也次言後王逸豫耽樂而罔或克壽者所以戒而警之也又言大王王季文王者所以法祖宗之勤儉也上畏天命下保小民遠鑑前古之興亡近法祖

宗之勤儉以嗣王之所當體念也周公愛君之心誠且
切故告君之言詳且備終之以皇自敬德之一言敬者
畏天保民鑑古法祖之要而無逸之實心也三宗之嚴
恭寅畏不敢荒寧大王王季之抑畏文王之懿恭皆此
敬也敬則無逸而壽不敬則反是厥後成王爲周令主
享國三十有七年其有得於周公之訓與後世人主可
不敬哉

十二月卦之圖

大極

剝之上九一爻之陽雖極於九月而其餘分至十月小雪而盡又有一分之陽即於此日始生於下浸長而爲一月之復故坤雖純陰未嘗無陽謂十月爲陽月者此也

右復始陰陽出入消長之幾也三峯鄭公嘗作此圖以
示學者但以剝之上九餘分之陽自上而下貫穿純坤
之下接於復卦初九之陽以示十月雖純陰而未嘗一
日無陽之意可謂精矣然學者不察以為陽之初生自
上而下又疑純坤之陰非自始而長者故今為此圖將
剝之餘分極於坤上而復之一分即生於下以示陽之
方極於上而即生於下亦未嘗一日一刻之無陽也觀
者詳之

周天三辰之圖

月行一日所次

月行一日所次

二十八宿環於外者天之象也十二辰次於內者日月所會及地之方也內一輪旋轉者象天之行也又其內一輪象日月之行也此二輪皆以二十八宿環之者使易知其舍次也

天體二十八宿圍周之外各以十三度分爲二十八次者月行一日之所次也天行一日一周而進一度日行一日一周而還舊又月行一日不及天十三度有奇二十八日歷二十八宿又其明日而後與日會故二十九日有奇而月與日會

昔者聖人南面而理仰觀天文以初昏加午之宿定為中星如仲春星鳥之類是也其星日日漸差而西歷三百六十五日差晩然後又加於午故以其星一日所次之辰為一度以為天有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天與日月皆左旋天一日一周而過一度日行一日適一周而已月行一日常不及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故日與天歷三百六十五日有奇而一會月與日二十九日有奇而一會假如日月與天皆日從星紀斗初度而起天行今日左旋一周而至二度明日三度又明日四度以次而進日行今日一周而還斗初明日亦還斗初歷三百六十五日然後天行遍過一百六十五度而與日會月行今日不及天十三度而退在於午明日又退於女歷二十九日然後遍過一十八宿而還於斗以與日會此其大略也就此圖輪轉而觀可見至於中星問餘

亦可推矣但天無體只二十八宿為體旣謂天一日過一度則斗亦隨天而進又謂日還斗初者斗星雖進而斗之方位不移如此圖內輪雖轉而外之方位不動也所謂日還斗初者指方位而言也又曆家謂天左旋日月皆右轉蓋將此圖內輪左旋一周而後至牛又一周而後至女不若由右一轉至牛之為易故不計進數但從退數然未若天與日月皆左旋而有進退之為備尒

或曰鄭氏書傳音釋纂圖日月正月會寅析木二月會卯大火三月會辰壽星以次而進是與月立合矣今子此圖以為正月會亥娵訾二月會戌降婁以次而右何也曰此本唐孔氏之說也天開於子地闢於丑然後日月星辰行焉是丑之星紀為子半冬至後天與日月初起之次歷三十日則天行漸差而進丑之星紀進於寅子之玄枵進於丑而日月會于此者建丑十二月也又

歷三十日則星紀進卯玄枵進寅而亥之娵訾進於丑月又會日者建寅正月也餘皆倣此以至九月則會于卯大火之房矣故經云季秋月朔辰不集于房若如蔡圖則二月會房與經不合又況如是則天度右旋正月會寅析木之後二月卯之大火退於寅矣若曰日月隨天而進正月會寅二月會卯則日行與天無遲速進退之度日又將生於西矣其不然審矣曰朱子嘗與學者論此以為且如天與日月皆從角起則日月之會當在角壽星之次今子以為從斗而起何也曰角者二十八宿之首故朱子姑借此為說使學者易知亦非其定論也觀其且如二字之意可見矣

一朞生閏之圖

一朞

三百有六旬有六日

歲有十二月

月有三十日

故三百六十

一歲之常數

天有三百六十五度
有奇天一日一周
而過一度日行日
日與天會三百六十五日故多五日百六十之數多
一周而已在天不及
一度故積三百六十
五日有奇而與天會

於一歲常數三
五日謂之氣盈

[illegible]四千天然後日
從天與日會生閏餘
時定而歲功成焉

氣盈五日
合氣朔而閏生
朔虛五日

一歲之
閏十日

一年十二會每會各
二十九日有奇凡十
二會得全日三百四
月與日會三百五十四日有奇故少五日百六十之數少
十八餘分之積合得
六日有奇通計得日
三百五十四日有奇

於一歲常數三
五日謂之朔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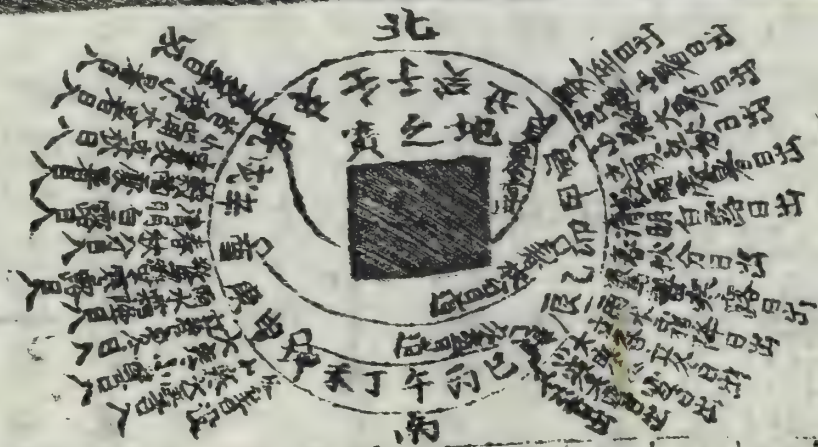
月有朏盈而弦
從日與月會定晦朔
望晦朔定焉

金氏曰氣盈而不置閏則晦朔弦望差朔虛而不置閏則春夏秋冬差

天地懸着之圖

書蔡傳云天半出地上半入地下其地上現者一百八十二度半强地下亦然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下亦三十六度嵩高正當天之中極南五十五度當嵩之上又其南十二度為夏至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為春秋分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為冬至之日道南下去地三十二度而已

天包地外地居天中天地之間自有六層故易六畫而
成卦復姤陰陽消長皆至六位而極愚嘗以爲地之上
有三層爲天其下有三層爲地當以內卦爲地外卦爲
天今而思之盖不然也天半出地上半入地下則出地
上見者有二層入地下者又有二層而地之居中者亦
占二層當如中孚卦上下皆二陽爻而中含二爻之陰
也故作竪看圖以示上下四層爲天而中二層爲地也
或曰地之下又有天則所謂輕淸者上而爲天重濁者
下而爲地其說非歟曰重濁之下若無氣則是其重濁
者有何物以承載之乎日月星辰又將何以行於下乎
若曰重濁三層之下又有氣焉則天地非但六層而已
但上下四方皆陽之動而獨其中間爲靜故重濁者得
以凝聚於中而成形爾朱子曰其形有涯其氣無窮旨
哉言乎

天地橫看之圖

夏至之日出艮入乾北近天中正當地上天中高遠故日長當地而近故氣熱冬至之日出巽入坤南近天陲斜而遠地天陲近故日短斜遠於地故氣寒春秋分南北中故日之長短氣之凉燠亦適平焉夫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自昔聖人分天為三百六十五度定朞為三百六旬六日之後置閏定時至於星辰進退日月交蝕千歲一日可坐而定豈非善言而有徵乎後世言天不本於此者考驗天象無一可合其妄甚矣

學者問曰書蔡氏傳云冬至日道南下去地三十二度而已今子本之作竪看圖則冬至日道去地最近今於横看之圖以為冬至日道斜而遠地其説相為矛盾何也曰蔡傳所謂去地者主天之現於地外者言之也今吾所謂遠地者主人之居於地上者言之也天包地外其空闊遠上下四方彼此如一人居其中莫見涯涘天象下垂若與地接者遠而望之故也冬至之日極遠而南其去天之現於地外者才三十二度而已以其據遠而視故斜而低也是故日月正中當天則近而高朝夕斜則遠而低至如雲氣之浮山嶽之秀凡所望見者莫不皆然近則高遠則低冬至之日斜而低者非其近於地也或曰夏之熱以火旺冬之寒以水旺豈係日之遠近乎夫日陽精也夏陽盛則日進而北近於天中故火旺而熱冬陰盛則日退而南遠於地上故水旺而寒所

謂火旺水旺者卽以陰陽進退而言非有二也

望前生明之圖

明陽也初三日陽生浸長而明始生所謂哉生明也魄陰也陽生則

望後生魄之圖

東

晦日出 日 三十日日月復會

二十九日 月無光在此

二十八日 明月在此 日已出

五更出

二十七日 月在此 日已出

二十六日 明月在此 日已出

四更出

二十五日 明月在此 日已出

二十四日 月在此 日已出

二十三日 明月在此 日已出

三更出

下弦

二十二日 明月在此 日已出

二十一日 月在此 日已出

二更出

二十日 月在此 日已出

十九日 明月在此 日已出

十八日 月在此 日已出

初更出

十七日 月在此 日已出

旣生魄

旣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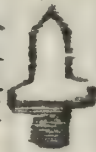
始生魄 月 十六日 月未落 日已出

西

陰消說朔日陽始生而謂之死魄十六日旣望而陰又生謂之生魄

日陽精其光如火月陰精其潔如水故月雖皎潔虛而
無光不能自照必受日光而後明生焉其受日光而明
有圓缺者隨其陽之消長也日月每三十日一會朔望
之後皆十五日既會而朔則日月始離陽方生而微謂
之朔者蘇而復生也至初三日然後陽浸長而明始生
每一日長一分則陰漸退月遠於日而明生浸多至初
七八日其明正半如弓之張謂之上弦至十五日陽長
已極其明正端日月正對於東西而相望謂之望既望
則陰又生亦長一分則陰漸進月近於日而其明漸減
至二十三四僅存半明以就於缺如弓之弛謂之下弦
至三十日陰生已極日月復會月光都盡是則月本無
光受日之光隨陽消長以有盈缺也故朔後日在西則
明生於西望後日在東則明存於東也或曰月非無光
但近日則其光微故晦遠日則其光盛故明非也如此

則朔後日在西明當生於東望後日在東明當存於西
矣其不然審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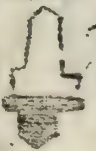
斜圭測影之圖

夏至日方正午
洛四方測影之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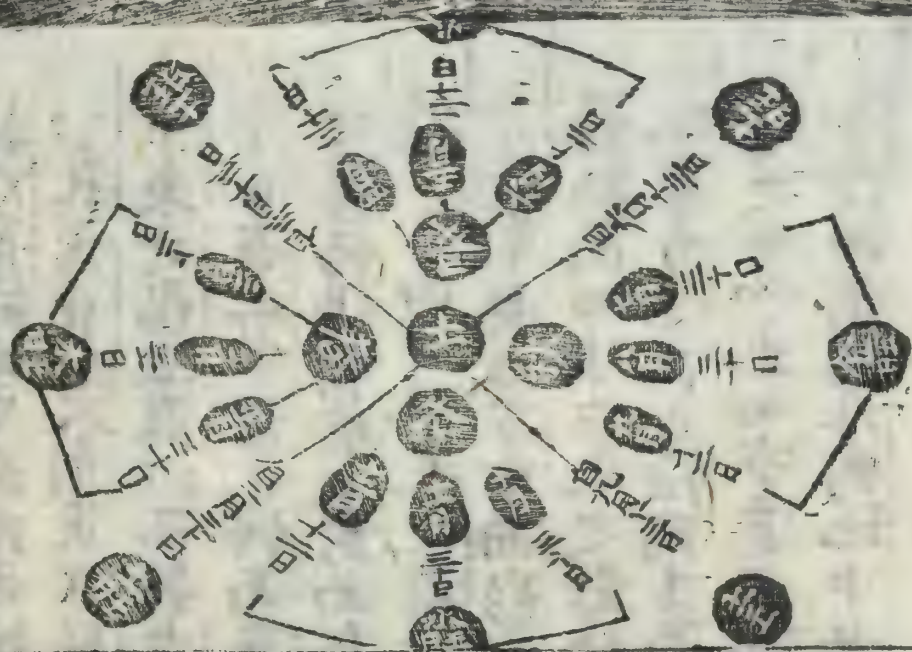
南 明都
八尺之圭
日南影短 夏至之午影小 在北而短
南日近故影短

地中 洛邑
八尺之圭

東 暘谷
八尺之

西 昧谷
八尺之圭

北 幽都
八尺之

按周禮大司徒測影之法周公置五表測日影中表在頴川陽城地中近洛之地也去中表千里外四方各置一表長皆八尺凡正日影必以夏至日晝漏中而測之中表之影正在北而其長一尺五寸東表之影晝漏方半日方正午影已斜而在東已得夕影故曰影夕西表之影仍得朝時之影尚在表西故曰影朝南表之影只得一尺四寸北表之影一尺六寸蓋日影每千里差一寸故東表日方中而影已夕西表日方中而影尚朝北長而南短惟中表之影得其中正故謂之天地之中而況東多陽西多陰南多暑北多寒洛邑風雨之所會陰陽之所和也四方道里遠近均焉其爲地中信矣或者乃謂西南塞外爲地中者何所據乎

土旺四季之圖

五行之氣播於四時春木旺而氣燠夏火旺而氣熱秋金旺而氣凉冬水旺而氣寒土寄旺於四季而其氣冲和木火金水各旺七十二日而土於四季各旺十八日合之亦為七十二日也五行有以流行之序言者則曰木火土金水臯陶謨之五辰是也有以相克之序言者則曰水火金木土禹謨之六府是也有以生成之序言者則曰水火木金土洪範之初一是也

律呂隔八相生之圖

黃鍾之長九寸九三分之則各三寸者九 損其一則為六寸下生林鍾 自黃鍾至林鍾隔八而下生也

已上三寸爲三分之一

已上三寸爲三分之一

已上三寸爲三分之一

宮 黃鍾十一月

大呂十二月

商 太簇正月

夾鍾二月

角 姑洗三月

仲呂四月

徵 蕤賓五月

損一隔八而下生

林鍾之長六寸也三分之則各二寸者九三 益其一則為八寸上生太簇 自林鍾至太簇亦隔八

已上二寸爲三分之一

已上二寸爲三分之一

已上二寸爲三分之一

林鍾六月

羽 夷則七月

南呂八月

無射九月

應鍾十月

益一隔八而上生

其長最短四寸有奇

黃鍾

大呂

太簇之長八寸也三分之則各二寸六分有奇者九三 損一則為五寸有奇下生南呂 餘倣此

陽律三分其長損一分而生陰呂曰下生陰呂三分其長益一分而生陽律曰上生皆左旋隔八律而相生黃鍾為第一宮其長九寸隔八下生林鍾為徵其長六寸林鍾隔八上生大簇為商其長八寸惟此三律長皆全寸而無餘分其餘九律餘分參差而不齊大簇下生南呂為羽南呂上生姑先為角林鍾為第二宮宮生徵徵生商商生羽羽生角以至仲呂為第十二宮上生黃鍾為徵下生林鍾為商上生大簇為羽下生南呂為角十二宮各有五聲其變凡六十聲宮徵商羽角者隔八相生之序也宮商角徵羽者聲之清濁長短之序也五聲六律十二管旋相為宮周而復始以盡其變也

學者問曰黃鍾之長九寸大呂以下律呂相間至應鍾而極焉應鍾之長才四寸半而已今子之圖至林鍾而極首焉則而下又漸差而上歷黃鍾而至大簇則是若

林鍾最短而大呂大蔟反在黃鍾之上何也曰古之圖
圖縱橫旁午學者不能察其損益長短而上下之生也
今爲此圖俾使學者曉然知其損一隔八而下生益一
隔八而上生也故自林鍾漸差而上以至大蔟非以林
鍾最短而夷則以下又漸次而長也

五聲八音之圖

宮 中 土 君 氣

宮中也居中央暢四方唱始施生為四聲之綱君之象也其性圓其聲若牛之鳴窌而主合○商章也物成熟可章度也其性方其聲若羊離群而主張臣之象也○角觸也物觸而出戴芒角也其性直其聲若雞登木而主湧民之象也○徵祉也物盛大而繁祉也其性明而辯其聲若豕駭而主分事之象也○羽宇也物聚藏而覆宇也其性潤而澤其聲若鳥野而主吐物之象也○金其卦兌其方西其風閶闔其聲舂容其

音鏗秋分之氣也○石其卦乾其方西北其風不周其聲溫潤其音辨立冬之氣也○絲其卦離其方南其風景其聲纖微其音哀夏至之氣也○竹其卦震其方東其風明庶其聲清越其音濫春分之氣也○匏其卦艮其方東北其風融其聲宗聚其音啾立春之氣也○土其卦坤其方西南其風涼其聲函胡其音濁立秋之氣也○革其卦坎其方北其風廣漠其聲皆大其音讙冬至之氣也○木其卦巽其方東南其風清明其聲薰餘其音直立夏之氣也

周南篇次之圖

家

關雎 正家之始

葛覃 勤修婦職

卷耳 卑於事孝

樛木 仁於逮衆妾

宜家之事

螽斯 家齊之效

國

桃夭 齊國理之始

兎罝 國理賢多

芣苢 以國理極效

天下

漢廣

汝墳

本亡章

麟趾

王者之端

平天下之極功

無以加此

周南十一篇當分三節而看關雎正家之始葛覃卷耳
樛木宜家之事勤於修婦職專於事君子仁於逮衆妾
婦德備而家道正矣螽斯其子孫衆多而福慶及於後
世家齊之極效也桃夭國理之始兔罝國已理而賢才
多也然關雎淑女但曰君子好逑而已中林武夫既曰
公侯好逑又曰公侯腹心可見文王好德不好色之心
爲此詩者其知文王之心乎芣苢之詩婦人賦其所事
以歌之但自形容其育子之樂而已無一字贊美之詞
然亦可見文王之化如天之大舉一世在春風和氣之
中所謂王者之民皞皞而不知爲之者是則國理之極
效也漢廣汝墳天下已可平理而麟之趾則王者之端
應焉聖神功化之極無以復加矣觀其民則王者之民
觀其瑞則王者之瑞天與之人歸之而猶三分天下以
服事殷此其所以爲至德也大學言家國天下而以明

德爲首觀周南者亦當以文王至德爲本也召南篇次大槩與此相類但地有遠近而化有淺深故雖不若周南之盡善然昔不美而今化於善是皆文王風化之所及也

謹按朱傳周南之說以爲其得之國中者雜以南國之詩而謂之周南其得之南國者直謂之召南者盖謂漢廣汝墳之詩雖作於南國不待南國之貢而先得之國中故附於周南也劉氏通釋以爲得於國中者多爲文王后妃而作故雜以漢廣汝墳二詩則是似編詩者取南國所貢之詩而附之也然則朱傳當曰於得之國中者不應下其字也或曰朱子於周南之終又謂漢廣汝墳以南國之詩附焉似亦以爲編詩者附之也是如何曰二詩雖得國中亦南國之作當附之南國所貢之中然隨其所得而附之國中者是亦編詩者附之也但非取南國所貢之中爾若是取於所貢何獨取此二詩乎其說亦不通矣

變風十三國之圖

正風

周南　召南

變風

邶　鄘　衛

檜　詩在國風相反而皆於正故居變風之首

亡而後復興思理亦有可正之理

王　忘親尊卑之威今方相而天子君臣之道

鄭　男女之亂倫

齊　行同鳥獸

魏　晉滅同姓親親之義亡

唐　晉國路主而上下之分亂

秦　用殉殘民戎翟之俗作俑於中國

陳　宣淫殺諫以至於亡四變風終曹

豳　國小民勞周公之聖

思理　豳　終而居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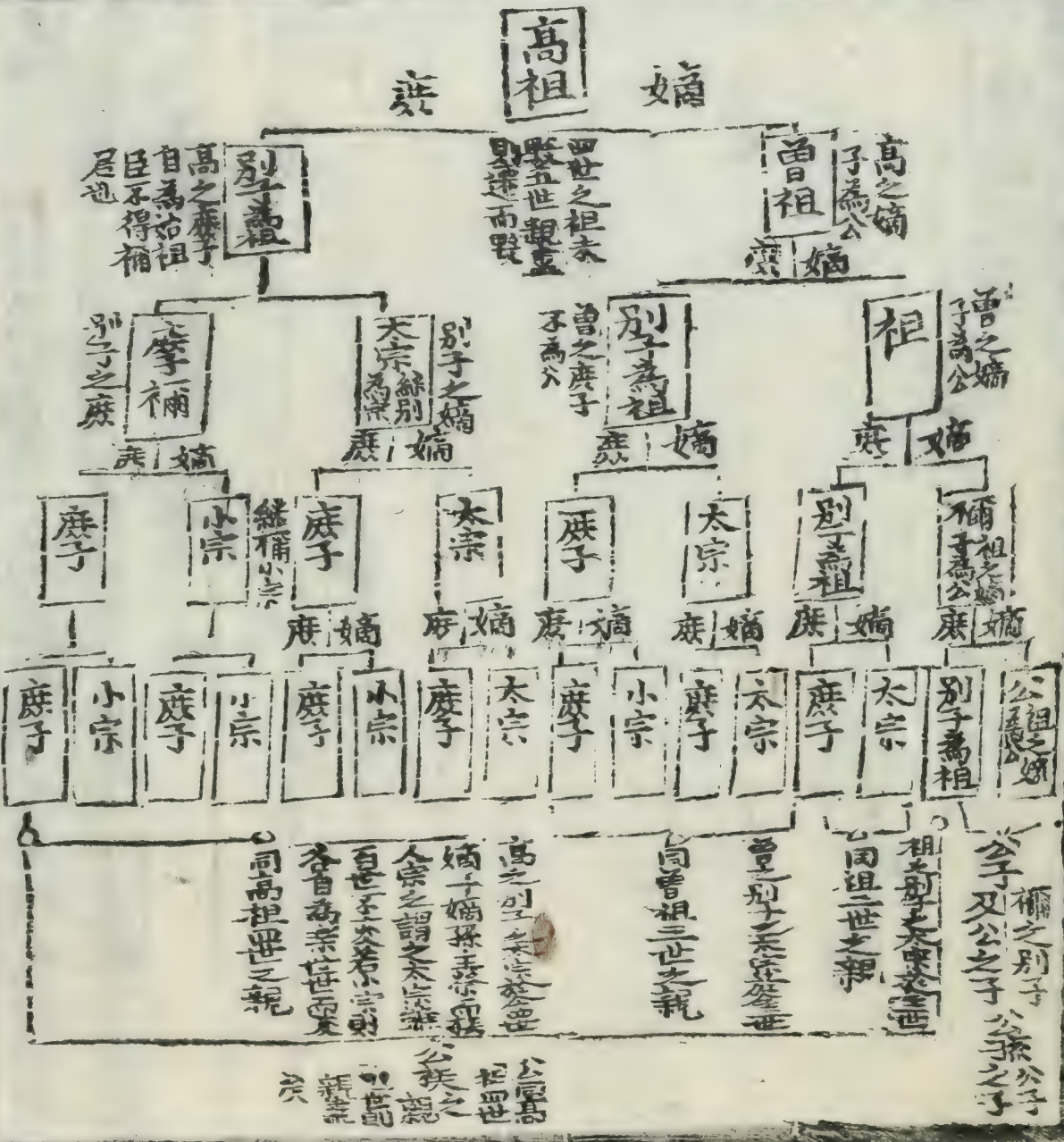
亂極思理亦可復正

正風人道之得其正也變風人道之失其正也人道之正始於家而其化被於天下人道之變亦始於家而其終不能保其國家故正風首關雎者所以基一南之美化也變風首邶之栢舟者亦舉其家道始變而及於閨雎者以見其終之無所不及也故讀栢舟綠衣諸篇則知賢婦不得宜家而與關雎葛覃之正始相反矣讀燕燕則嬖妾敢嫡其與螽斯之子孫衆多和樂而慶者相反矣觀凱風匏葉之詩則形於國者與桃夭相反矣觀簡兮北門之詩則賢者不得志至有以政事投遺而莫知其艱則其與兎罝野人公侯腹心者相反矣擊鼓北風等篇則人民怨思氣象愁慘其與芣苢之和樂相反矣式微旄丘之詩則不能修方伯連帥之職況望及於天下乎其與化被漢廣汝墳相反矣及觀二子乘舟則父子兄弟至於相殘天理泯人道滅而至於禽獸終爲狄

所識其與振振麟趾為王者之瑞相反矣故以是終焉始之不正而其終至於如是之極聖人於是傷之甚著於變風之首以示正風之反使後世知戒焉垂訓之意深矣蓋聖人之心必欲使亡者復興變者復正也猶幸其國文公勤儉以復其國人民懲創興起善端刺其淫奔而蝃蝀作惡其無禮而相鼠賦好賢樂善而干旄詠焉則天理之在人心者猶未泯而變有可止之幾矣故以鄘次之然猶未也必有大雅君子能聽規諫以禮自防如其國之先君武公然後庶可止也故又以衛之淇澳次之是猶論曾思理之後繼以豳風之意蓋幸其亡之能復而言其變之可止也諸國之風其變雖甚終始未有若是之備故居王風之前而為變風之首也若夫邶鄘其詩皆為衛事猶繫以舊國之號者蓋亦因其所得之地而別之亦猶漢廣汝墳之附周南又所以其亡

也王風降於列國者號令行於天下則為天子施於一國則是亦列國之君爾平王無志威令不振忘親事讎至為戍申戍許之舉具位之臣又未有陳秖戈之義興討罪之師者申侯毋家舍曰不誅犬戎安得迎天討乎是則平王闇乎故矣父子君臣之倫於是喪焉安能為天下之共主乎孔子作春秋託始於隱刪詩降黍離於國風其志微矣其痛深矣然曰王而先諸國者尊之也鄭則無男女之倫齊則有鳥獸之行觀魏風則晉誠同姓親親之義亡而臣民離叛曲沃滅晉之端現矣觀唐風則篡國賂王倨慢無禮而上下之分蔑魏斯趙籍韓虔之惡兆矣秦風則諸侯擅命殺人不忌用殉殲良而戎翟之俗作偪於中國又況平王無志而秦穆悔過乎王事讎而秦人復讎周日衰微而秦尚武勇周秦之勢既分而商鞅變法白起坑卒呂政稱制李斯焚坑而揣

滅先王之典籍其僭萌矣陳風則君臣宣淫賊殺諫臣身弑國亡虜狄入中國而變風終矣嗚呼夫婦人倫之本朝廷風化之源栢舟變而衛國以滅黍離降而王室以微至於列國之風變則人道之大壞天下之大變至於此極聖人傷之甚懼之深繼以檜曹小國亂極思理之詩又以周公之豳風終焉欲使變者復正也非如周公之元聖孰能復正乎前於邶鄘繼之衛者以武公望一國也此於列國終之豳者以周公望天下也不唯此也風以周公終而雅以召公終之者昔周之初周公爲政於國中而召公宣布於諸侯於是德化大成於內而南方諸侯之國莫不從化若使如周公者爲政則朝廷之風化美而變風復正矣如召公者宣布則諸侯服從國之日蹙者可關而大雅復正矣此又聖人以周召正風雅之旨夫子刪詩之意憂天下與後世之心可想見矣

公族及大宗之圖

高祖

嫡　庶

曾祖　高之嫡子爲公

嫡　庶

四世之祖矣其五世親盡則遷而毀

別子爲祖　高之庶子自爲始祖臣不得禰君也

祖　曾之嫡子爲公

嫡　庶

別子爲祖　曾之庶子不爲公

嫡　庶

太宗　繼別爲宗　別子之嫡

嫡　庶

禰　別子之庶

嫡　庶

禰　祖之嫡子爲公

嫡　庶

別子爲祖

嫡　庶

太宗

嫡　庶

庶子

嫡　庶

太宗

嫡　庶

庶子

嫡　庶

小宗　繼禰小宗

庶子

公　禰之嫡

別子爲祖

太宗

庶子

太宗

庶子

小宗

庶子

太宗

庶子

小宗

庶子

小宗

庶子

小宗

庶子

禰之別子　公子及公之子　公孫公子之子

祖之別子之太宗亦盡二世

同祖二世之親

曾之別子之太宗亦盡三世

同曾祖三世之親

高之別子之太宗亦盡四世　嫡子嫡孫主太宗而不遷　宗之謂之太宗繼　百世不遷者小宗則　各自爲宗五世而遷

同高祖四世之親

公至高祖四世　公族之親　此其盡　親盡　矣

別子爲祖繼別爲宗者諸侯之嫡子爲諸侯庶子不得祖諸侯而自爲始祖是之謂別子爲祖別子之嫡子嫡孫主祭爲大宗庶子庶孫爲小宗

掛扐過揲之法

以五十之蓍虛一 分二掛一揲四

三變之中前一變爲奇其餘五九或五或九五九者五三而九一 爲五者三 爲九者一

後二變爲偶其餘四八或四或八四八皆二 爲四者二 爲八者二

前一變掛一揲四其餘扐數左或一或二或三或四 右或三或二或一或四 凡

揲法以四除之故以四爲一奇 掛扐四五爲奇 五去一爲四

八九爲偶 九去一爲八

兩儀

兩 左一右三與掛一合爲五去一則爲四以爲一奇

三陽 左三右一與掛一合爲五去一則爲四以爲一奇 此爲五者三

左二右二與掛一合爲五去一則爲四以爲一奇 亦爲奇者三

柽 一陰 左右各四與掛一合爲九去一則爲八以爲一偶 此爲九者一 亦爲偶者一

西山蔡氏所謂爲奇曰三爲偶者二是天三地二自

然之數者其以偶爲二與此不同何也非謂有一偶

也以二四之奇合爲一八之偶是一偶即二奇之合也

後二變左或一或二或三或四右或二或一或四或三第二第三兩變皆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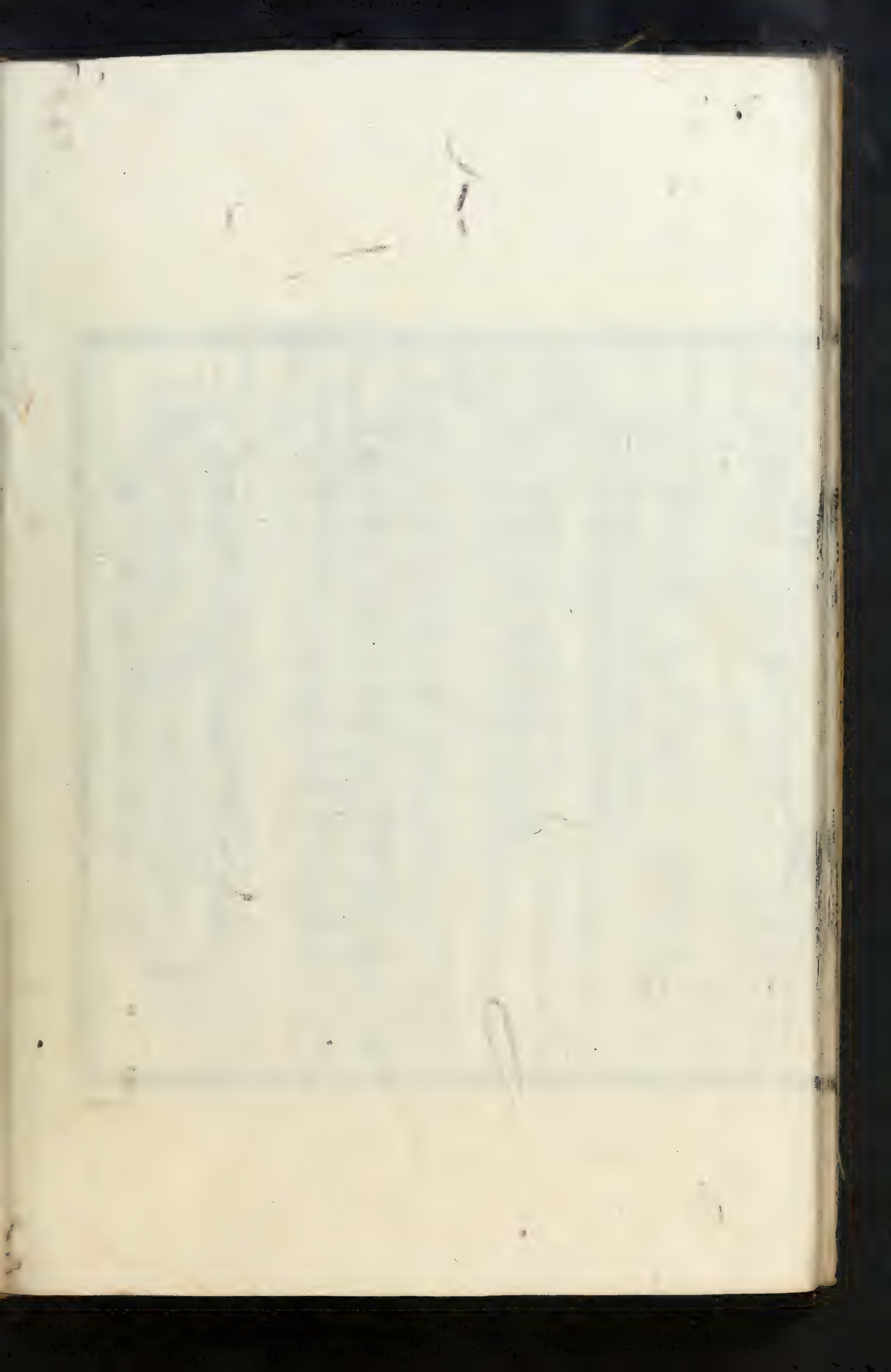
陽左一右二与掛一合爲四爲一奇此爲四者二
左二右一与掛一合爲四爲一奇亦爲陽者二

圖四用半

陰左四右三与掛一合爲八爲一偶此爲八者二
左三右四与掛一合爲八爲一偶亦爲陰者二

四象

老陽初變得五去一爲四二變三變皆得四爲三奇爲老陽揲十二扐三十六
扐數爲四者三合得十二即所謂三其四一其十二者也過揲二十六即所謂九其四三其十二者也

少陰初變得五去一二變得四三變得八爲二奇一偶少陰
初變得五去一二變得八三變得四爲二奇一偶少陰扐十六揲三十二
初變得九去一二變三變皆得四爲一偶二奇少陰

以四歸于少陰故少陽之數二十即少陽㧞數為四者
五也餘二十八為少陰之數
此以用數不同者言 老少二陽之數與㧞數同
而二陰之數不同者猶圖書方位陽數不變而陰
數變且陽尊故得正數而陰卑故得餘數也歟
易用老而不用少故六十四變所用者十六變十六變
又以四約之陽用其三陰用其一
二老之數皆八合之十六 用
二少之數皆二十四合之四十八不用 此即六十四變也
十六是為四者四陽用其三故老陽得十二陰用其
一故老陰得四
體數常均者即春夏為陽秋冬為陰之類用數不
同陽用其三陰用其一者即春夏秋皆生唯冬不
生之類

道傳一日得掛扐過揲之法反復雖
究莫知其說示可遠請講焉可遠
解之為一小圖條分類釋如指諸
掌雖以余之昏蒙一覽了然噫明
友講論甚有益於學也如此夫
洪武戊寅夏五既望三峰道人鄭
道傳識

大提學集賢殿大提學知經筵同知春秋館事

兼成均大司成睿山下李良敬跋